

【新村纪事】

母亲给我一双棉鞋

——谨此献给母亲节

文 唐修明(金杨园居民)

1974年腊月的一天,我训练结束刚回到连队时,通讯员递给我一只邮包。

我接过邮包打开一看,里面有一双崭新的棉鞋,棉鞋压着一张纸片,纸片上写着两行话:“毛毛,听别人说,西北的天气到了冬天很冷的,妈给你做了一双棉鞋,你穿上在外训练就不会冷了。”看到这,鼻中的酸涩、眼中的潮湿、心中的温情就在那尺牍之间荡漾开了。泪眼婆娑

中,我仿佛看到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穿针引线的身影。

事后妹妹来信告诉我,为了赶在腊月之前,母亲的手不知被扎了多少回,手上满是针眼,但母亲从不叫痛和累。此时我的思绪被拉回了以前。我清晰地记得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有一次,我放学回到家看到母亲在脱鞋,脱了半天也没有把鞋子脱下来,我过去帮母亲把鞋子给脱了。我一看,鞋底裂开了一条很长的缝,袜底和鞋里面都湿了,脚冰凉,被冻得麻木了,好像没有感觉

了。此情此景,我心中笼罩着浓浓的悲痛,竭力控制眼中的泪水涌出,动情地说:“妈,外面都结冰了,您怎么还穿这样的鞋。”母亲看我心痛的样子,连忙说:“毛毛,妈没事。”而生活的苦涩和艰辛在她眼里却变得十分轻松,可我心里明白,这是母亲在安慰我。

因那时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,全家六口,父亲患重病,失去了劳动能力,全家仅靠母亲一人那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。为了养家糊口,母亲一下班就去外面打临工,

连星期天都不休息,拼命赚点“外快”来贴补家里的生活。为了让我们吃饱不挨饿,母亲经常去郊外挖野菜偷偷烧了吃,日子过得很艰难。但母亲对我们很慷慨,倾其所有,而她自己却省吃俭用,连鞋子穿成这样,她还舍不得仍掉。这些年来,母亲没有添过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,她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亲戚和单位同事送的。母亲就是这样,宁愿自己挨饿,也要让我们吃饱,宁愿自己受冻,也要让我们穿暖,在她的心里只有孩子,没有自己。

后来,这双棉鞋伴随我四个春夏秋冬,成了催我奋进的精神动力,时刻鼓励着我走好军旅生涯的每一步。

写后感:母亲是本翻不完的大书,母爱是座看不尽的运山,母亲感人的故事很多很多,写不尽读不完,谨以此文来表达对母亲的尊敬爱戴和衷心祝愿,愿天下母亲健康、快乐、长寿、幸福。

【联系我们】

《曹杨·社区晨报》

是一份覆盖曹杨地区的属地化报纸,说的全是“自家门口这点事”,涵盖衣食住行、生活服务全方位的信息,每月1期,送达曹杨家家户户。目前普陀区域已有长风、曹杨、长寿、石泉、万里、桃浦6张社区晨报。

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纸,想报名登上栏目,或者对我们的报纸有任何建议或者意见,欢迎联系我们。

来稿请寄: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曹杨社区晨报收

电邮:

caoyang_home@126.com

联系方式:61155956

晨报热线:

8008190000(固话)

4006200000(手机)

微信:扫描二维码,关注“社区晨报”微信平台,将信息传达给我们。



混堂

文 王美彪(曹杨一村)

老辈子人总有些很难改口的叫法,比如将浴室叫做混堂。

曹杨浜和花溪路是平行的,浜上有好几座桥,分割了一村、三村、五村和六村。流过一村的浜的东岸上,靠南是米店,靠北是理发店,居中的就是混堂。它们都是背靠曹杨浜,面临花溪路。

混堂是一长溜的平房,背后是锅炉房,前面是更衣室,中间是淋浴间和大池子。

至于为什么把这样的老式公共澡堂子叫混堂,我没有考证过,也没有大人给我解释。胡乱猜测吧,也许是因为这里各色人等皆有之的缘故亦未可知。

混堂里分两种价位,一种是一毛五分钱的,都是单人的软座,可以躺下来,有条纹状的毛巾被可盖,顾客的衣裳存放在软座旁的木头箱子里,箱子上面有烟灰缸,还可以放茶杯。想喝茶,只须招呼一下,混堂师傅会给顾客端来。另一种是一毛钱的,长方形的大屋子里,一长溜窄窄的通铺,上面铺着席子,底下都是木板。中间空着的地方搁着两只很大的方木桶,里面放着高温消毒后始终热蒸着的毛巾,洋铁皮的盖子封闭着。洗完澡的人就从这方木桶里取热毛巾擦身子。按规定,每人只能取两条热毛巾,只有老顾客,或者关系户,才可以多得到一条,这是面子。这里喝茶得自己去顶头的罐里接,茶杯只能放在通铺的靠背上面。

寻常百姓人家,多以选择一毛钱的大通铺为主,节省五分钱意味着可以买一把鸡毛菜。掐算着用最少的方式过日子,这在上海,叫做过日子的。

普通人多的地方,往往趣事也多,因为普通人多不用绷着,像寻常的日子,自然过着。

大通铺的屋子里没有箱子,衣裳搁哪呢?钩子上。屋子上方的一周都是大钩子,经年累月,磨得光滑得很,被淡淡的水气蒙着,乌亮。顾客来了,道了师傅好,师傅便指向空位,顾客谢过,去了空位便开始脱衣裳,然后直奔大池子。师傅这就过来,将顾客所有的衣裳攒了一块,用长木头叉子叉住,对了上方的大钩子,使劲一掷,一把衣裳就咬在了墙上。

周末是混堂人最多的时候,为了早得到空位,顾客会用烟卷巴结师傅,好点的烟卷是大前门、飞马,中档的是海鸥、光荣和群英,次点的就是劳动和浦江了。接了烟卷,师傅并不道谢,只是点头,“呃”一



曹杨新村“混堂”原址现为普陀区烟草专卖局/哈啦哨 2012 年摄

下,算是心里拎清了。递了烟,顾客便踏实了等,不再多问,这是默契。

混堂的师傅几乎都是扬州人,老话说,扬州三把刀:切菜刀、剃头刀、修脚刀。这修脚刀指的就是混堂里做事的。其实即便现在,很多洗浴城里的修脚和擦背的师傅也是扬州人。传统把式,一般都难割舍。

遇到小孩子来洗澡,师傅都会逗两下。上海人管孩子叫小鬼头,扬州话则叫小把戏。师傅逗小把戏,最常见的就是摸他们的小雀雀。有一回,来了个一岁大的小把戏,师傅又逗上了,但是不对劲,边摸边说,怎么摸不到呢?怎么摸不到呢?这家大人便笑着道,师傅,这个小把戏是个女孩。

要是来了顾客闷头更衣不說話,大家会奇怪。等那人低头进了池子,师傅便会小声告诉边上的,那个人是四类分子。

从更衣间往里走,首先是只有两个篷头的淋浴室,永远需要不停地调水温。淋浴室连着盆浴,这盆浴不是浴缸里洗的那种,而是我们平时洗手的那种小磁盆,上面一热一凉两个水龙头,从大池子里泡出来的顾客自己兑合适了水温,就在这磁盆里用清水清身子。因为淋浴不好使,盆浴前排队的人是最多的。

从前上混堂洗澡,大家都不带毛巾,都用淋浴室边池子里堆着的公用毛巾。也怪,那么多年,也没见哪个说得了传染病的。洗澡用的都是普通肥皂,个别人用香皂。那时没有沐浴液,也没有洗发精和护发素。很少的人会拿瓶自己做的肥皂水洗头。

大池子分一大一小两个,小的里面是滚开的水,上面横块格状的木板,总有人躺在上面蒸,来晚了就在边缘坐着蒸,还有人用那开水烫脚,杀杀脚气的痒。

大池子人多,周末往往要等了才得空位。一般都在大池里泡会,抹了肥皂,再下去涮。抹肥皂的时候,会示意等待的人可以插空,另一层意思就是别把空位给了别人。大池子的水早就是浓厚的肥皂水了,涮一下也就是去去沫,身子还是油腻的,所以得出去淋浴或盆浴。

混堂多在下午两点开门,开门

前总是不少人排队,为的是赶上大池子的清水,抢占可以躺着蒸的框状木板。

有一些上岁数的老人,几乎每天都是排队进混堂,馋那清水和木板,上瘾,好像京剧票友每天不吼几嗓子就浑身不舒坦似的。

许多没有澡堂子的全民单位是给职工发澡票的,作为福利。于是,混堂跟前,每天都有人卖澡票。萧条年月,都缺钱,少洗几次澡,用澡票换了现钱去添吃添穿,毕竟来得实惠。没有澡票的,常带着羡慕的目光看着卖澡票的。因为国家不让卖单位的福利澡票,所以这些人只在夜晚出来卖。

混堂里面很少起纠纷,但是混堂门口则几乎天天出事。那时候,也不晓得什么道理,那些里弄里的阿飞到了夜晚,就爱聚在混堂门外,不同拨的人总是较劲,谁也不服谁,一个不对就开打,以致群殴。我小学一个同学亲眼看见一个人被竹篙扎了脖子,好几个窟窿往外喷血,黄鱼车拉了半路,没到医院就咽了气。还有的,被磨得异常锋利的铁锨铲了屁股,床上一趴半年,屎尿难挡。

混堂的寿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以后日渐式微,终于让位给了新兴的洗浴城。

自从上大学之后,我就再没去过混堂。混堂被拆除之后,那里成了贯通的滨滨花园。哪一年拆除的,我确实不晓得。

想起来了,混堂的隔壁是家老虎灶,蛮有年头的。

(图片由王美彪、哈啦哨提供)



副刊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龙华路1887号3楼曹杨社区晨报;

电子稿请寄:

caoyang_home@126.com